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八十四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八

庶人之孝

用天道因地利謹身節用

易蒙九二子克家

臣按一卦之中五爻二子蒙二坎體繫辭言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是于家為次子也程傳曰初陰暗居下民之蒙蒙而無知庶人之常也以陰

暗而至于用刑以經義律之則謂之不孝二以剛而得中為克家之子比對言之庶人之孝者也占法陽主義陰主富九二以陽居陰為能以義致富夫以義致富則能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者矣蒙受需又有養之以飲食之道也

繫辭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臣按胡炳文以為自古未有以牛耕者神農教民耒耜其動也在下之耜而所以入之者在上之耒

耒耜令謂之犂地利莫大于稼穡莫先于耒耜聖人制器尚象以利其民而民服聖人之教是亦所以因地之利也

詩豳風七月

孔頴達疏曰此八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晩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父子曰為改歳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

臣按七月八章皆用天之道也而晩寒晩温則因其地而第六章之食鬱薁烹葵菽剥棗穫稲為春酒皆以介眉壽食瓜斷壺叔苴采荼薪樗乃以食農夫又有謹身節用之義豳民葢無凍餒之父母矣而趨時應候乃一篇之大㫖故曰皆用天之道

小雅天保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元儒彭執中曰日用飲食則豐富充足徧為爾德則孝弟忠信

臣按此承上神之弔矣詒爾多福而言箋云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至矣蓋亦尸傳神辭嘏主人言主人既為天所保定以孝享于先公先王神至而詒之多福以及于民而民豐富充足孝弟忠信也孝弟忠信是為能謹身豐富充足是為能節用也此見庶人之孝皆天子之孝使之然矣

周頌臣工篇名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田三歲曰畬成熟也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

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具也錢銚田器鎛鎒所以薅穫禾也

鄭康成箋曰急其教農趨時也

臣按趨時者用天之道也方暮春耳而以為銍艾在奄忽之間于其來年之將熟而預以知康年之兆葢勸勉之交至也已此謂上之教命使然而不違其教者庶人之能事也

噫嘻噫嘻篇名率時農夫播厥百榖是時也駿發爾私終三十里疾也發伐也亦服爾耕十千維耦事也

臣按朱熹以為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此言爾私而無公田者鄉遂之法地不井授但為溝洫每三十里分為一部萬耦齊耕各極其望所以勑人之盡其力也人盡其力斯地無遺利然而鄉遂之異于都鄙亦因之之義也此見耕田播種庶人之常職而猶須殷勤戒勑使之及時趨事故知庶人之孝必有以成之者也

書洪範土爰稼穡

孔穎達曰鄭氏周禮注曰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共為治田之事分為種斂二名耳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本性也㸚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為二由其體異故也

臣按董夢程言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分而為五行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理必寓乎氣氣不離

乎理故人生于五行者左氏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然其自無而有自微而著至于土而形質廣大生物不窮故大地皆土也而其神運于天則為冲氣寄旺于四時言其性則不可以一言盡也非止于稼穡而已稼穡者以生民粒食之用言之變曰為爰者爰于也于是焉稼穡者也稼言種之穡言斂之可種可斂者土之性于是而種于是而斂者人之為也凡厥庶民自知耒耜以來而

致養于是土也其利溥矣土之功用及人如此之大而不稼不穡則土固不能自種自斂也故盤庚言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而五行生成之數終于土而人事起焉六府以土穀為二由其體異五行以土穀為一是其用同也然則土爰稼穡亦責此凡厥庶民因地之利而已惟之水之可以灌溉火之可以烹飪木金之可以斲削鎔範以為宮室

器用亦因其自然之利而以人為為之者也是故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而後無非人事矣此九疇之所以叙彝倫而皇極一章又為九疇之本也

酒誥惟曰我民廸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

孔頴達曰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矣以愛

物則不為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禀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之常訓愛物以戒酒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蔡沈傳曰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畒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于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

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

臣按此正謹身節用之義也服賈依蔡傳別是商賈之民新安陳櫟依二孔氏以為先用心于黍稷餘力始從事于服賈也孔傳云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潔厚致用酒養也故蔡訓肇為敏二孔氏訓肇為始唐孔氏曰

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蓋父母之心欲家之富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亦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此解與愛土物之義為切以經謹身節用是庶人之孝愛土物是節用而即以致心臧其謹身為可知矣前既嚴于酒禁而此復教之以如此乃可用酒若豳風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酒是養老之助故養厥父母則當用酒也必如此

乃可用酒則用之有節始終唯一土物愛厥心臧之義云爾

無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臣按䟽釋稼穡艱難云民之性命在于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為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為農夫艱難之事然是小人之分當然亦其所恃以為生者也雖艱難奚得而辭故曰民生于勤勤則不

闤令其父母以勤勞稼穡乃能致富其子乃不知其勞為逸豫游戲叛誇不恭之事則既欺誕其父母又出此無所聞知之言以輕侮之是正謹身節用之反也故孔傳以為此小人之不孝者也

禮記王制庶人無故不食珍

臣按集說云珍之名物見于內則蓋珍有八皆養老之具故內則言養老而繼列八珍之名物第一淳熬也第二淳母第三曰炮第四取豚若牂也第

五擣珍也第六漬也第七熬也第八肝膋也庶人惟得以此洗腆致養其父母而已不得用爲常食也蓋侈靡始于飲食故以戒庶人使知節也然曰八十常珍則養老之中又自隨年爲品制非一槩

珍奇美食尋常使有也

食節事時

陳澔曰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及之物

臣按無曠土則地無遺利無游民則人無遺力地

無遺利人無遺力則所入者多所藏者富恐其或至于奢侈驕逸以減貲産而蒙恥辱故居民之道又在于節其食時其事然後使公賦既充私養不闕也

庶人耆老不徒食徒食謂無羞而食

應氏曰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

臣按内則羞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以羞

與食人所日用惟稱有無然則庶人常食惟美食老年乃有脯膾之屬也節于少者乃有以養其老者又恐其過于儉嗇而老者或至無羞而食也故前言庶人無故不食珍此又言庶人耆老不徒食此一句與內則同文王制言王者定經制厚風俗而人知孝養其父母與內則之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庶兆民皆是以孝治天下也

周禮天官冢宰大宰之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

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臣按三農生九穀者原隰及平地之民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原及平地可種黍稷粱豆之類隰中可種稻麥及菰也此于大司徒所頒下民之職事為一曰稼穡也園圃毓草木者田畔樹菜蔬果蓏此為二曰樹藝也若在山澤之民所作事業材木而已故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此為作材也在藪牧之民使之長養蕃滋鳥獸亦其事業也故曰藪牧

養蓄鳥獸此為四曰阜蕃也此皆各因其地以為職事以盡其利也農為首是為本業而山澤藪牧之民亦各出其力以勤生而致養故居九職之前其百工商賈次之嬪婦次之臣妾又次之至于轉移職事之間民則不營已業為人傭賃庶人之賤非其父母之所樂得以為子者也

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職辯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

臣按此言十二壤之物所植之種各有所宜苟達其壤其生不蕃故教民稼穡樹埶必因其地之利也司徒教養萬民者此庶人之因地之利亦司徒教之教之各盡其利以養其父母而後孝友之行亦自此而興也

冬官考工記司空篇亡河間獻王錄此以備其數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

臣按庶人惟三農為多而庶人所包者衆不僅兼府史胥徒而言也百工皆餼廩于官者然其稱事而食亦如府史胥徒之禄以耕者之所獲為差耳商旅鄭注販賣之客蓋行商旅與處賈為客此直云商旅如書肇牽車牛遠服賈則是稼穡之暇以有易無農得兼商也而又有賈田賈亦得而耕也庶人章疏專主農夫而包府史胥徒惟不及工商既是包府史胥徒何獨不得包工商也況如下文

所云百工之事亦合天時地氣材美工巧而後為良者乎彼商旅之通四方之珍異亦因地之利而貿遷之也夫工商則猶夫人之子也勤力以致養于農奚異焉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

也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臣按此百工之事所以用天之道因地之利也古之百工皆在官府造作而粤鎛燕函之四者國不置官以夫人而能為之也夫人而能為之農亦有兼工者矣其或以工巧而守之世者又有率父教述父事之孝也

國語周語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懈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

臣按此虢文公諫宣王不籍千畝而論務農之效也王行而庶民畢從王耕而庶人終畝王饗而庶人終食既而徧戒百姓紀農協工自農師以上至宗伯以次徇行王又率公卿大夫親行農也民安得不為之震動恪恭乎然其道在于順時及事故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

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而稷之戒百姓者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蓋聖人之重天道而教民之用之也修疆服鎛不觧于時是民之能用天之道矣

魯語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

臣按此公父文伯之母敬姜之言也明動晦休是小人勞力之事猶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亦用天之道也然其民之不材嚮義又係于土之沃瘠非

土之沃瘠能使必爾也故處沃土而能勞處瘠土而不匱亦善于因地之利也

齊語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枷拂也所以擊草芟所以芟草）及寒擊菒（菒同枯草也）除田以待時耕（耨所銜切大鎌）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槍椿也）刈（鎌也）耨（鎡基也）鎛（鉏也）以旦暮從事于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簦笠也）身衣襏襫（蓑薜衣也）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

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恆為農

臣按此管子之言聖王之所以處四民而處農就田野者也首言察其四時而繼曰及寒曰待時耕曰待時雨曰旦暮從事蓋皆察其四時之意察其四時所以用天之道也農之子恆為農是則小人艱難稼穡而其子又知稼穡之艱難者矣此于聖王以孝教天下之大旨固以無倍獨其所謂士鄉

十五工商之鄉六而農不在二十一鄉之數則兵農分而古法壞自此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臣按陳櫟言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蓋與酒誥所云正相反皆是不能謹身節用之故也惰其

四肢則是不嗣股肱之力而奔馳以藝黍稷牽車牛也博奕好飲酒是沉湎無度不愛土物也如此則厥心不臧以貨財私其妻子而已此三不顧父母之養者始則不能顧養繼則不暇顧養究則不肯顧養自然之勢也如是則至于從耳目之欲而放蕩于禮法之外為下流不肖以辱其親好勇鬬狠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亦必爾也酒誥言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又言厥心疾

很不克畏死葢商受之失德而其民化之必有甚
馬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世俗以此相戒葢亦古之
遺訓與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畞百畞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
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其禄以是為差
朱熹集註曰勤者為上農其所収可供九人其次用
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禄不同亦有

此五等也

臣按天有旱潦地有肥磽故歲有四鬴三鬴二鬴地有不易一易再易而又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六人授之以中地五人以下授之以下地未嘗不量民之力也如是猶有此五等之差則是不能用天道與能用天之道非由天有旱潦也不能因地利與能因地之利非由地有肥磽也故此所獲之多少皆農夫

之自為多少而已府史胥徒以事之煩簡為禄之多少亦以其任事之材力所及自為多少而已為農夫者一舉足而不忘養父母則必不欲好逸而憚勞為府史胥徒者一舉足而不忘養父母則必不欲避煩而就簡此班禄之制所以教孝者豈其微哉

漢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敬禮常若公家其營理産業物無所棄課役

童隷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勠力財利數倍至乃開廣舊
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
池魚牧畜有求必給甞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
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嗤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
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吳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
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
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焚者皆慚爭
往償之諸子從勑竟不肯受

范蔚宗曰昔楚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若乃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廪以崇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于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焉

臣按范氏之論當矣傳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其重之謂乎非用天道因地利則無以致富非謹身節用則無以守富也重之長享其富擬于封君矣建

武以後樊氏侯者凡五國重之餘祉施于子孫豈不盛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南史孝行傳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毁薄蓋抑引之教道俗所先變里旌閭義存勸奬是以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来風衰義缺刻身勵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簮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臣按南史孝義傳五十六人龔頴劉瑜賈恩郭世通嚴世期吳逵潘綜張進之邱傑師覺授王彭蔣恭徐耕孫法宗范叔孫卜天與許昭先余齊人孫棘何子平崔懷順王虛之吳慶之蕭叡明公孫僧遠吳欣之韓係伯邱冠先孫淡華寶解叔謙韓靈敏劉渢封延伯吳達之王文殊樂頤之江泌庾道愍滕曇恭陶季直沈崇傃荀匠吉翂甄恬趙拔扈韓懷明褚修張景仁陶子鏘成景儁李慶緒謝藺

殷不害司馬暠張昭其他或以事行比類相從或以父子兄弟相及及蕭矯妻羊等通數十人大約在仕宦之籍者什二三耳其他里閭溝畝之間謹身以立名節發人視聽光于載籍為多也為庶人者足以勸為士大夫者抑可愧也夫臣既録其行誼尤著者附于愛敬之條而録傳序于此以不沒其姓名後傚此臣又按班范前後書及陳志紀孝行則間見于各傳之中無專目也自李延壽始以

孝行立篇唐修晉書義兼孝友後世因之序時代則始自晉也但晉書所載十有四人李密盛彥夏方王裒許孜庾衮孫晷顔含劉殷王延王談桑虞何琦吳逵登仕版致通顯者衆矣其誦詠自娛辟命屢致者則徵仕也若躬履壟畝親執傭賃者王談吳逵二人而已事並載愛親卷中其敘所謂執黍之勤采蘭之詠亦用天分地謹身節用者所得盡其道者矣

北史孝行傳序云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呂覽曰夫孝者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失天下順者其惟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于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于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禄位匹夫匹婦行之于閭閻則播徽烈于當年揚休名于千載然而

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恥莫修若乃綰銀黄列鐘鼎立于朝廷之間非一族也積龜貝實倉廪居于閭巷之内非一家也其于愛敬之道則有未能備焉哀思之節罕有得其中焉斯乃詩人之所以思素冠孔子之所以責衣錦也且生盡色養之方終極哀思之地厥迹多緒其心一焉長孫慮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或任其自然情無矯飾或篤于天性勤其四體並竭股肱之力咸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

不言而化神人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禄積萬鍾馬跡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隷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按魏書列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閻元明吴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為孝感傳周書列李棠柳檜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為孝義傳隋書列陸彦師田德懋薛濬王頒田翼楊慶郭世俊鈕因劉仕儁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為孝義傳今趙琰李棠柳檜杜叔毗

陸彥師李德饒入别傳及其家傳其餘並從北編緝以備孝行傳云

臣按北史孝行傳叙大概柳鍾鼎之怙侈敦里閭之素節彰善表微責備賢者其間如乞伏保閭元明王崇郭文恭王頒楊慶紐因翟普林常仕宦其餘十八人者皆庶人之孝者也其或踰禮過中爲所難繼要其制行之高非由激勸處約之久卒無變渝斯亦謹身節用之極則也

唐書孝友傳序曰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弟名通
朝廷者多閭巷刺草之民皆得書于史官萬年王世貴
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韓難陁華州王瞿曇鄭
縣辛法汪郭士舉張長郭士度鄭廸柳仁忠能君德劉
崇甘元爽韓子尚韓思約下邽張萬徹朝邑申屠思恭
呂昂鶉觚張元亮靈臺孫智和新平馮猛將宜川司馬
芬洛交周崇俊洛川何善宜博陵崔定仁冀州燕遺倩
貝州馬衙滄州鄭士才清池孫楚信劉賢渤海邊鳳舉

瀛州朱寶積樂陵蘇伏念邯鄲章徵雞澤馮仁海郭守
素文安董相武邑王達多張邱感張藝朗暨孫師才張
義節沙河趙君惠南樂谷感徳魏縣毛仁武城茹智達
歷亭王師威李肆仁臨河李文綱湯陰后斥奴鼓城彭
思義陳屺田堤岳太原盧遺仁王知道蒲州賈孝才解
縣衛元表南岳張利見安邑曹文行孫懐應相里志降
楊王操邵元同張衡曹存勲李文褒董文海李文秀張
仙兒張公憲虞鄉董敬直河東張金城吕神通吕雲吕

志挺呂元光趙舉張祐姚爔張師德馮巨源杜山葳河
西郭文政伊闕任仲濟源滎璧汴州張士巖陳留家師
諒董允恭尉氏楊思貞中牟潘良瑗暨子季通陽武時
惠珣封邱楊嵩珪許田李頤道胙城蔡洪石善雄暨孫
彥威朗山胡君才徐州皇甫恒彭城尹務滎荆州劉實
長壽史搏益州焦懷肅郭景華郪縣曹少徽涪城趙烟
資陽趙光寓黄昇梓州馬冬王秦舉王興嗣依政樊漪
巴西韋士宗文博熒暨子詮南鄭李貞古巢縣張進昭

萬載廖洪南陵蘇仲方鄱陽張讚樂平謝惟勤沈普姜
岵上饒鮑嘉福虞鎔真句容張常淯弋陽張球李營暨
子凝孫楚貴溪黄冊建昌熊士瞻臨江袁鳴贛縣謝俊
餘杭何公弁章成緬方宗建德何起門桐廬祝希進諸
暨張萬和蕭山李渭許伯會戴恭俞僅信安徐知新徐
惠譚東陽應先唐君祐睦州許利川建陽劉常邵武黄
亘張巨籛吳海泉山王嘉猷永泰王廸皆事親居喪著
至行者萬年宋興貴奉先張郛澧陽張仁興櫟陽董思

寵湖城閤旻高平雍仙高湖城閤鄠正平周思藝張子英曲沃張君容秦德方馬元椽李君則太平趙德儼隴西陳嗣北海呂元簡經城宋洸之單父劉九江無隸徐文亮樂陵吳正表河間劉宣董永安邑任君義衛開龍門梁神義賀見涉張奇巽鄭縣王元緒冠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良琨桐廬戴元益高安宋練涇縣萬晏弋陽李植繁昌王丕皆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有授以官者唐時陳藏器著本

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又有京兆張阿九趙言奉天趙正言滑清泌羽林飛騎啖榮禄鄭縣吳孝友華陰尹義華潞州張光玭解縣南鍛河東李忠孝韓放鄠陵任客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日昇河東將陳涉襄陽馮子城固雍孫八虞鄉張抱玉骨應秀榆次馮秀誠封邱楊嵩珪劉浩清池朱庭玉弟庭金繁昌朱悖歙縣萬左干牛薛鋒及河陽劉士約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善乎

韓愈之論也曰父母疾亨藥餌以是為孝未聞毀支體者也茍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為之是不幸而且死則毀傷滅絶之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于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廣明後方鎮淩法跨地千里事不上聞孝弟篤行之士旌命所不及載小説者名字不叅見他書不可録若李知本張志寛之屬承上順下有禮讓君子風故輯而序之

臣按唐書孝友傳序分列三等一是事親居喪著至行者一是數世同居者一是刲股療疾者此皆廣明以前匹夫單人名垂國史者也列傳二十五人李知本張志寬劉君良王少元任敬臣支叔才程袁師武弘度宋思禮鄭潛曜元讓裴敬彝梁文貞沈季詮許伯會陳集原陸南金張琇侯知道許法慎林攢陳饒奴王博武萬敬儒章全益知本夏津令敬臣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終太子舍人弘

度相州司兵參軍思禮蕭縣主簿潛曜尚主歷太僕光祿卿讓擢明經後拜司議郎敬奭陳王府典籤後以著作郎兼修國史歷中書舍人太子左庶子伯會舉孝廉衡陽博士集原世為酋長歷右豹韜衛大將軍南金太常奉禮郎攢福唐尉其十四人者或以孝友拜官要皆庶人也錄其人以成其立身揚名之志又以見庶人之孝非由郡縣之上聞朝廷之旌命雖稗官野史或能記載而國史且

無從考信輯樑馬故聖人治天下必自教孝始矣其張琇傳連類復父讐者八人詳愛親係臣竊以為復仇之事賢于割股人子不幸而處此則固捐軀命而遂其志矣豈復計活理哉故割股可旌則復仇宜矜也經言庶人之孝用天因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宜若無甚難得而後世所旌者往往居喪廬墓著其哀感或則割股復仇出于生人之至變惟數世同居者或庶幾經所云乎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為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為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為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凉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于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其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

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給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為時盛寒布袍草屩室中枵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唯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妄遊一步也軫嗟嘆

留連久之乃去

臣按杜生推田以讓其兄及其子能耕則不復爲擇日賣藥惟恐奪鄉人之利又能教其子淳朴無他其于謹身節用之義庶乎無愧父子兄弟之間愛敬可風也

宋史孝義傳序曰冠冕百行莫大于孝範防百爲莫大于義先王興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興義以教民睦民用不爭率天下而由孝義非履信思順之世乎太祖太

宗以来子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刲股割肝或見慶賞至于數世同居輙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絶書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

臣按史之立孝義傳也所以表彰庶人之孝也然其間亦有登第通籍者在焉至于委巷細民刲股探肝復仇代獄聚族世居負土廬墓旌其門閭賜以粟帛生有徵舉死猶贈䘏教孝之道于是乎廣

矣劉孝忠吕昇王翰羅居通黄德輿齊得一李罕

澄邢留神沈正許祚李琳田祚惠從順趙廣鄭彦

圭俞雋張文裕張巨源劉芳瞿景鴻陳佋褚彦進

彭程陳皖洪文撫董道明郭琮顧忻朱泰成象陳

思道方綱劉斌樊景温榮郘旻何保之李玭侯義

王光濟李祚裘承詢孫浦常元紹王美董孝章高

珪朱仁貴邢濬趙祚楊榮趙友李居正張可象張

珪崔諒王覺曹遵童升樊可行元守全𠬛德張仁

遇王子上瞿肅王世及李宗祐萬閏汪政李耕賓盃張化基闇用和楊忠義常真真子旻次子守規王淦李繼成胡元興姚宗明毛安輿李訪支漸鄧宗古沈宣蘇慶文臺亨仰忻趙伯深彭瑜楊慶陳宗郭義申世寧荀與齡王珠顔詡鄭綺其姓名也要其行誼或于經義無可附麗惟數世同居或庶幾乎古矣雖然古之世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庶兆民也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也如是而責以

過情害義斯可耳苟執訓之理未宏汲引之途多闕而匹夫單人有能爲是者雖不應經義其可使之泯沒乎惟夫士君子之所以立身揚名則有不止於是其先已登第通籍之人不列於是傳可也金史孝友傳序曰孝友者人之至行也而恒性存焉有子者欲其孝有弟者欲其友豈非人之恒情乎爲子而孝爲弟而友又豈非人之恒性乎以人之恒情責人之恒性而不副所欲者恒有焉有竭力於是豈非難乎天

生五穀以養人五穀之有恒性也服田力穡以望有秋農夫之有恒情也五穀熟人民育豈異事乎然以唐虞之世黎民阻饑不免以命稷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不免以命契以是知順成之不可必猶孝友之不易得也是故有年大有年以異書于聖人之經孝友以至行傳於歷代之史劭農興孝之教不廢於歷代之政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章宗嘗言孝義之人素行已備雖有希覬猶不失為行善庶幾帝王之善訓矣

臣按金史孝友傳僅六人而陳顔孟震劉政皆庶人也分見愛敬條

元史孝友傳序曰世言先王没民無善俗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義聞者蓋不乏焉豈非天理民彝之存於人心者終不可泯與上之人茍能因其所不泯者復加勸奬而興起之則三代之治亦可以漸復矣今觀史氏之所載其事親篤孝者則有臨江劉良臣汴梁陳同善同官强安濳州髙守質安豐髙澤鞏昌

王欽修武員思忠榆縣王士寧汝南朱友諒泉州葉森寧陵呂德汲縣劉淇建昌鄭佛生堂邑張復亨保定邢政寧夏趙邢海臨潼任居敬隴西周慶徐德興汝寧李從善華州要敬色目氏實廸其居喪廬墓者則有太原王構萊州任梓平灤王振北京張洪範登封王佐下蔡許從政張鐩富平王賈僧鄭州段好仁趙璧薛明善張齊汴梁韓榮劉斌張裕何泰史恪高成鄧孝祖李文淵杜天麟張顯祖涇陽張國祥延安王旻東昌張暈永平

梁訥高唐鄭榮劉居敬同州趙良南陽周郁陳介劉樺
大同高著江東毛翔歸德葛祥張德成張遜王珪劉弼
汲縣徐昌祖真定宋貞王世賢晉寧史貴保定耿德溫
張行一賈秉實張晶汝南王宗道孫喬夾谷天祐趙州
趙德隆安豊王德新石思讓瞿寧何溥大都王麟李簡
華陰李寧屈秀懷慶侯榮丁用郭天一耀州王思中年
閻讓曹州鄧淵呂政徐州胡居仁張允中衛輝王慶福
建朱虞龍隨州高可燾濟寧魏鐸武康王子中淮安翟

謖汶上趙恒須城許時中衡山歐陽誠復江陵穆堅蓟
州王欽定陶元顯祖絳州姚好智宿州孫克忠集慶傅
霖濟南宋懷忠年克孝汝寧張郁泉州黄道賢谷城王
福鮮州靖與曾般陽戴貞兗州王治沔陽徐勝祖興中
石林昌齡峽州秦柱華蒙古色目氏納喇丹伊寘滿海
住阿哈瑪特拜珠茂巴爾永隆特穆爾索珠唐古特揚
濟克多羅岱塔塔森岱爾累世同居者則有休寧朱振
雷池州方時發河南李福真定杜良華州王顯政建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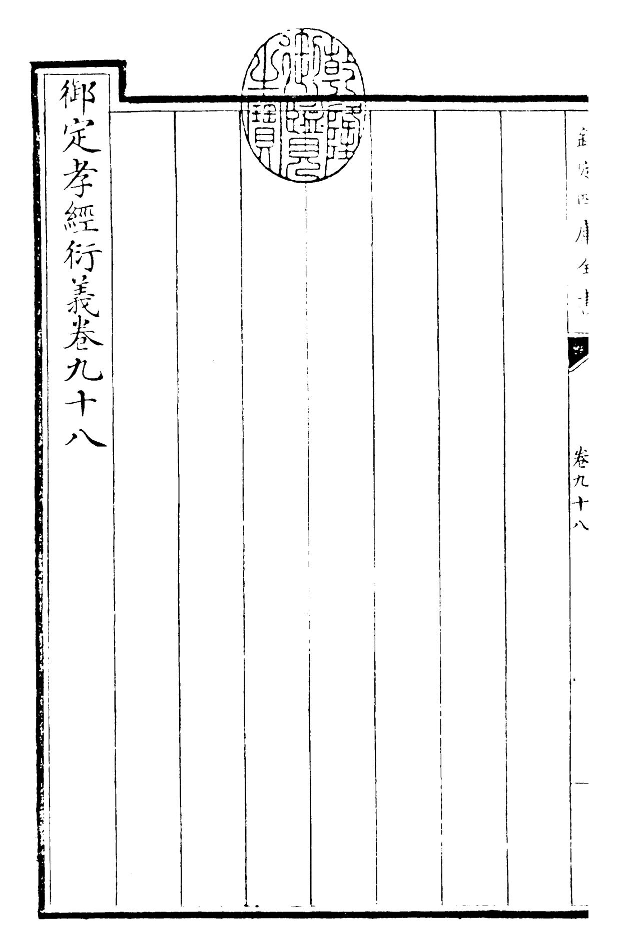
王貴甫句容王榮周成鄢陵夏全保定成珪開平溫義大同王瑞之平江湯文英鄜州員從政江州范士奇涇州李子才宿州王珍其散財周急者則有河南高顏和台州程逵大潭州湯居恭李孔英建康湯大有吉州劉如翁嚴用父高唐孟恭松江管仲德章夢賢夏椿北陵陳一寧中興傅文鼎永州唐必榮濟南李恭寧夏何惠月天子皆嘗表其門閭或復其家故援唐史之例具列姓名于篇端標其事蹟尤彰著者復别為之傳云

臣按旌閭給復所以彰匹夫單人而興起教化者也前史孝友傳爲例未純故有身爲士大夫而亦以一行與齊民並稱者今元史所載篇端備録諸人姓名則從唐書之例按其間别爲立傳者考其事蹟皆庶人也其人則爲須城王閏莆田郭道卿興平蕭道壽巽城郭格根延長張閏汶上田改住山丹甯珠赫句容樊淵杞縣劉德泉邵武郭回懐孟楊一唐州趙毓太平胡光遠番禺陳韶孫大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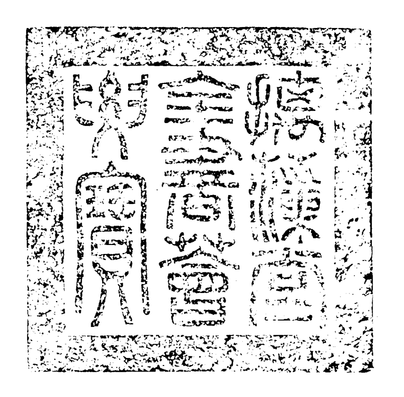
李茂廬江羊仁新建趙一德安塞王思聰擔古思
氏蔡齊長泰王初應浦江鄭文嗣福寧王薦遼陽
郭全偃城丁文忠蘭陽扈鐸大寧孫秀實扶風趙
榮蒲城吳好直遂安余丙鎮江徐鈺洧川尹莘武
平劉廷讓霍邱張旺舅華州張思孝邳州杜佑長
壽丹徒孫瑾偃師張恭齊河訾汝道歸信王庸臨
江黃贇餘姚石明三臨湘劉琦中牟劉源麗水祝
公榮密縣胡伴侶延安王士弘洛川何從義固安

哈藍齊建昌高必達漁陽曾德曲沃靳昺泉州黄道賢邳州史彦斌上高李明德膠州張緝容城魏敬益新建湯霖新昌石永延安劉思敬晉安吕祐瑞安周樂皆有傳司馬遷有言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没則已焉彼以衆庶兆民之不可勝數而百年之間垂之史冊者若而人可不謂榮乎哉先王之世彰善癉惡旌别淑慝表厥里居其政教之及於後人者不遠矣

以上庶人之孝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八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李　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八十五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九

大順之徵

臣按經文以以順天下發端因述五等之孝而總結之以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蓋因心而行橫塞無際雖云隨力盡分而施化實待聖人能左右之曰以也自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以下朱熹定以為傳而傳亦首申以順天下之旨經注云孝者德之

至道之要也先代聖德之主能順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民和睦無怨傳注云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臣故首述德道教歸重於居至握要天明地察之聖人次諸侯卿大夫庶人各行其孝而以大順終焉順之之事盡而順之效著矣

易乾彖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耿南仲曰乾道所以變化者陰陽而已各正性命者

陰陽之定分保合太和者陰陽之沖氣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程頤傳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臣按此卦為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大平之占天以元統萬物聖人以仁統萬民首為元首首即

元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聖人之順天下保合太和乃利貞是天地大順之徵也利者順也必言貞者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即為禎祥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即為災異也程傳以為王為萬邦之宗而西銘亦言大君者天之宗子大君體天地之道即宗子所以體父母之心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語其實則萬國咸寧徵其象則保合太和也

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程頤傳曰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
行師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惟至順而已
臣按順以動者順理而動以致人心之和猶經言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也故天地如之者
與之合德自然弗違陰陽調而風雨時山嶽奠而
河海清猶經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孝悌之至通
於神明也而況建侯行師乎者諸侯軌道兵革不

試循經言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豫之時義亦自順親而底豫始乎

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張栻曰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其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載書而出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瑞也聖人

則之故易興於世然後象數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前民行而示天下後世也

臣按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數朱子啓蒙首取孔氏之說蓋所謂龍馬神龜非甚鬼怪之物也當其未則之前不可以名圖書也當其既則之後則羲之圖至周猶寶藏之顧命所云是也

禹之書箕子陳之洪範是也歐陽子以圖書為不足信然尚書所載甚明夫子又有河不出圖之歎其為神物何疑乎此古初之世大順之徵也據經之言祥瑞不過如此其他稗官小說讖緯之書所載蓂莢蒲萐等事蓋不足取

變化云為吉事有祥

臣按先儒言變化天道云為人事變化之祥則景星慶雲醴泉芝草之屬是云為之祥則動容中禮

語嘿適時之類是臣愚以天道遠人事邇而天人相感之理甚速美瑞必非虛至如使人之云為自柔聲婉容下氣怡色以至一出言一舉足不忘父母始於閨門放乎四海皆和氣之流行而星雲泉草為之流光動色易味移形有不待占之而知來者之爾昌爾熾矣

書大禹謨惠（順也）廸（道也）吉從逆凶惟影響

臣按在人為吉凶在天為災祥順則吉而逆則凶

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故咸有一德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也以順對逆而言經言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亦是順吉逆凶相對之辭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以順示則而民則焉者也若夫愛非所愛則悖德而逆矣敬非所敬則悖禮而逆矣此固自居於凶德者也吉則天下和平凶則災害

並至此自然之理不待推測而知者故經言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也

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至也

孔穎達疏曰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

至諴和也感神矧況也茲有苗

臣按此益之贊禹欲其修德致遠因言自滿者人

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舜初耕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於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負罪引慝敬以事見於父慄懼齊莊父亦信順之先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瞽天玄遠而瞽頑愚皆言感也天即神也覆言動天而不覆言瞽者唐孔氏以為天神事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況之其實天與瞽俱言難感以況有苗易於彼二者臣以為舜之難在感親耳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而父母亦信順是感神感親無二感也班師振旅誕敷文德以格有苗是推愛親敬親之心而不敢慢惡於人以感神感親之感而感有苗也書於禹謨之終篇特書曰有苗格此大順之徵也

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蔡沈傳曰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虡為獸形故於笙鏞以間言鳥獸蹌蹌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眞有鳥獸鳳

凰而蹌蹌来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匏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况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

臣按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而龍之為帝王之瑞多矣禹因神龜而叙疇孔子感獲麟而絶筆文王之時鳳鳴岐山至若来儀於庭則惟舜之德之至夔之樂之和有以感召之此夫子所以有感於鳳鳥

不至也吳季子曰雖甚盛德蔑以加矣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大順之徵無以過於鳳凰來儀故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其弗可及也

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𤣥圭告厥成功

孔穎達疏曰言五服之外又東漸入于海西被及于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於四海以禹如是故帝

錫以玄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

臣按經言刑于四海復引文王有聲之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與禹貢所云漸被暨訖者相似禹之成功在於治水而傷其父功之不成八年勞瘁過門不入夫子稱禹為無間然蓋亦以其愛敬之盡孝弟之至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以其順水之性彝倫攸叙以其順人之性也考工記曰天謂之玄玄圭之錫以告天功之成天之所助

者順也東西朔南皆順則天亦助其順矣

伊訓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順也

孔安國傳曰雖微物皆順明其餘無不順

臣按是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也微物皆順則天下之大順可知百祥者可致之物莫不畢至也陳氏大猷曰人君為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焉者

也是故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

高宗肜日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孔安國傳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蔡沈傳曰雊鳴也於肜日有雊雉之異蓋祭禰廟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孔傳曰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

臣按高堂隆曰大戊有桑穀生朝武丁有雊雉升鼎皆因災恐懼側身脩行故號曰中宗高宗興也

勅焉今按祖己云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於昵則武丁之所以致謹告者可知矣夫禰廟之豐本所以致孝其親而於自仁率親自義率祖之道有未協其宜者即不可謂之順不順而謹告隨之順則休徵應之矣故曰正其事而異自消也

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来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

蔡沈傳曰徵驗也廡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

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敘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敘庶草且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孔頴達疏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人君照晢則燠以時而順之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

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

臣按朱子言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事即有此一應統而言之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於暘乂自致暘無與於雨但德修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乂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蓋朱子之意

以為五事之得失參預教化之徵妙既不當如漢儒之膠固執滯亦不得如王安石之訓若字為如為似作譬喻不足感應也休徵言順咎徵亦言順者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而天下順之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是順其順也反是而悖德悖禮而民亦順而從之者桀紂之民也比屋可誅是順其逆也五事之得失下及於民而上見於天時之順是亦順其順恒之順是亦順其逆也然則大順之徵亦

徵之於其貌言視聽思而已孝子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與夫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言於人其斯以為大順之徵而已矣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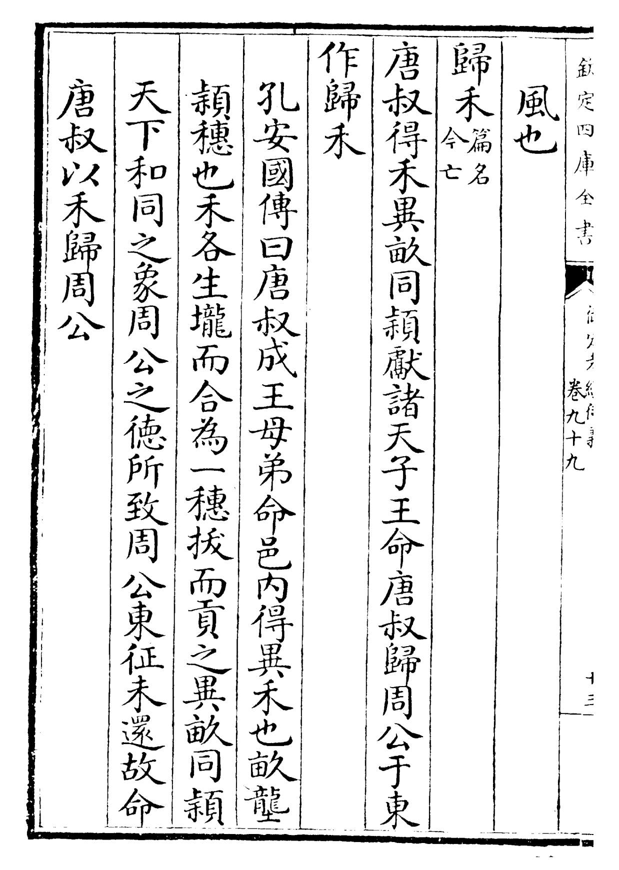
朱子曰休咎徵於天則禍福加於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盖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夫桀紂之極也五福

以人所尤好者為先

臣按䟽以為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反此而言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葢鄭氏之說强以福極配五行是未逹於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之理也德曰至德道曰要道豈必為某事致某福歟通天下之人而言福所以為大順之徵

金縢為請命之書藏之于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遂以所藏為篇名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所藏請命冊書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太公召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孔穎達疏曰康成引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



風也

歸禾篇名 今亡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孔安國傳曰唐叔成王母弟命邑内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壟而合為一穗拔而貢之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

嘉禾篇名今亡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孔安國傳曰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王善則稱君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公作書以嘉禾名篇告天下

孔穎達疏曰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為嘉禾由此也

臣按經言嚴父配天周公其人此其制作之盛盡愛敬而有以致應感之福也金縢之書請命三王

願以身代固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其書晦則成王未知公而天爲之風雷偃禾其書顯則成王已知公而天爲之反風起禾又所謂陽感天不旋者也而得嘉禾者又爲王之母弟所以示一本同氣唐叔之于成王猶公之于武王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是以又獲斯應也二篇之作朱熹亦以爲在金縢已後蓋制禮作樂致太平皆在公歸已後之事以此爲大順之徵矣

詩周南麟之趾篇名

小序曰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仁厚如麟趾之時也

其一章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孔穎達疏曰陸璣疏麟麕身牛尾馬足黄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吕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

南軒張氏曰麟出于上古之時葢極治之日也以紂之在上而周之公子振振仁厚不減于極治之日故詩歌之以為是乃麟也周公取之以為關雎之應

召南騶虞篇名

小序曰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其二章曰于嗟乎騶虞

毛萇傳曰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朱熹集傳曰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真所謂騶虞矣

臣按麟趾騶虞皆以瑞應之仁獸為喻文王之仁德既洽而公子之仁無以異於麟趾諸侯之仁無

以異於騶虞蒸然太和之象矣所以致此者其始於文王之修身齊家乎以言乎男教則父王季而子武王也以言乎女順則母太任而嗣太姒也人倫既正教化自行故序以二詩為關雎鵲巢之應

臣以為大順之徵也

小雅天保篇名其一章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堅也俾使也爾單信也厚何福不除開也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衆也

孔穎達疏曰作者見時人物得所王業日隆歌而稱

之以告王言天之安定汝王位亦甚堅固矣何者天使汝誠信厚愛天下臣民即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汝王位甚堅固也此章言福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祿耳言開者若有閉藏蓄積今開出然

二章曰天保定爾俾爾戩福也穀祿也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遠也福惟日不足

孔頴達疏曰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所福禄之人朝廷羣臣等盡無有不宜其舉事者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禄羣臣之外天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惟恐日日不足言天之使汝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

三章曰天保定爾以莫不興也盛如山如阜大陸曰阜土山如岡如陵山脊曰岡大阜曰陵則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如川之方至以莫不

增

鄭康成曰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山阜岡陵言福禄委積高大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萬物之收皆增多也

六章曰如月之恒弦也如日之升出也如南山之壽不騫虧也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孔穎達疏曰此章説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隆有進無退如月之上弦稍就盈滿如日之出稍益明盛王既德位如是天定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

壽不騫虧不崩壞故常得隆盛如松栢之木枝葉恒茂新故相承代常無凋落猶王子孫世嗣相承恒無衰也

臣按天保詩共六章其四章五章陳祭祀之事致孝敬於先君而予以無疆之壽者也然祭祀乃定保以後之事其所以致此者由於愽愛廣敬天明地察神明既彰而向所閉藏蓄積不輕畀人之介福今盡開出予之也單訓誠信經所謂敬親者不

敢慢於人也厚訓厚愛經所謂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也二章三章乃自羣臣而及於民物其亦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之意也卒形容保定堅固之狀如是而致其孝享則祝史非矯誣而嘏辭豈虛設乎蓋聖王之所以順天下者莫著於此詩也

大雅文王篇名其六章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鄭康成曰王既述脩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禄自來

臣按文王詩屢言命矣據隆盛則以新命美其祖考陳勸戒則以配命告其子孫故曰帝命不時時是也言帝命豈不如是乎是自人事而推天意也曰天命靡常以天常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由其子孫言之可見天命靡常也是亦以已事而慮未然也故曰天與之者豈諄諄然命之乎或問於朱

子曰受天命如何朱子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到此時人心奔趨自有不容已耳故念爾祖在於修厥德修厥德則必能合天理合天理則必能得人心盛大之福從愛敬而來也

旱麓篇名其卒章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鄭康成曰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孔頴達疏曰此言脩先祖之德言莫莫然而延蔓者是葛也藟也乃施於木之條枚之上而長也以興依緣者此太王王季也乃依緣已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太王王季既依緣先祖則述脩其業是即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禄不違先祖之正道言其脩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申以百福干禄焉

臣按旱麓之篇小序以為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申以百福干禄亦小序之文孔氏曰申者重也太

王王季道德髙於先君獲福多於前世故言重也

經六章皆言太王王季脩行善道以求神佑是申

以百福干禄之事也盖樂易之君子自然為神所

勞来而獲福禄之多在詩人以為得所以干求之

道在君子則法先祖之正道率循之而不敢違初

非有意於得福禄也夫通於神明者神所勞矣洪

範福極通天下臣民言之豈弟君子之福即天下

之福也不回其先祖是即所以順天下也君子指

太王王季朱子以為指文王詩人之意在于先揚祖業足為子孫之美則序言愛祖而經不及文王以見太王王季依緣后稷公劉文王依緣大王王季君子指太王王季者得之矣

下武篇名其四章曰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嚴粲曰天下媚愛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謂天下化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言孝思昭昭然能嗣

先世之事也序所謂能昭先人之功也

輔廣曰天下之人皆戴武王而所以應之者維是順德焉順德即孝之所感也上以孝感下以順應尤非一朝一夕暫行復輟之所能致也

卒章曰受天之祜四方来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黄氏曰孝弟之至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而得萬國之歡心此所以受天之祜四方来賀也

臣按順德之義嚴氏輔氏論之詳矣黄氏以為受

天之祐通於神明以四方来賀為光於四海得萬國之歡心也佐者助也佐則兼天與人而言之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武王成王者之信於天下天下化於武王之永言孝思而應之以順德雖於萬斯年可也

卷音權曲也阿大陵曰阿篇名其九章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山東曰朝陽菶菶萋萋梧桐之貌雝雝喈喈鳳凰之聲

毛萇傳曰梧桐盛也鳳凰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

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

臣按書君奭召公名云我則鳴鳥不聞孔安國以為鳳也疏云鳳是難聞之鳥必為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為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此詩歌成王之德而云鳳凰鳴矣鄭康成以為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而蔡沈以為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皆謂成王之時鳳凰至也自虞書言簫韶九成鳳凰来儀中間數百年絶響直至文王時鳴於岐

山而成王時又鳴於高岡舜時雖因韶樂之美其實奮至德之光者由於瞽之底豫也岐山高岡由於教化之和協其實孝思維則世德作求者又教化之所因也鳳凰食竹棲梧經所以并言梧桐被溫仁之氣生於山岡之朝陽而茂盛也先儒皆以此詩為太平之實驗其為大順之徵無可疑者

周頌思文篇名曰貽遺也我來小麥牟大麥帝命率循也育養也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鄭康成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来此謂遺我来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時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説烏以穀俱来云穀紀后稷之德

臣按此亦雜見於書而鄭引以釋經雖未可據然興王之瑞亦難以茍信耳目而非傳記也穀紀后

稷之德即以表武王纉乃烈祖之孝烏有孝名武
王卒父業故烏瑞臻當師渡孟津之日天保未定
太平未洽天下尚未得謂之大順而其徵已先見
萬國之懽心已得故頌於周公行郊祀后稷之禮
而追美焉

雝篇名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鄭康成曰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
又能昌大其子孫

臣按曹氏曰安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蓋大順之徵也克昌厥後則繼繼承承常膺天眷矣此所謂綏予孝子者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九

御定孝經衍義卷一百

大順之徵

禮記禮運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馬氏曰自天地為本推而至於人情以為田其為法備其為治詳宜有休徵以應之也故終以四靈為畜

然四靈以為畜聖人無意於是盖在己有以立之在物者亦順之而不敢逆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音委不淰音審羣隊驚散之貌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音橘驚飛也麟以為畜故獸不狘許月反驚走也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臣按註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聖人仰觀俯察近取人情陰陽四時日月五行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禮義民之行也是即謂至德要道也其所致之徵報以順天下故也盖如龍圖龜書鳳凰来儀類亦不盡在一時所謂畜者亦必不與産物為羣在苑囿庖厨之閒矣記者特以徵君人者之修德召祥也故侈言之

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

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孔穎達疏曰前雖明國家之順皆局有條目而順理廣被無所不在此更總說其事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為常也故孔子答孟武伯無違之言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無違道之常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音尹屈結不通之意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

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王炎曰此極言大順之理萬幾日来庶事總至其大積者然也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以無苑結矣感福並用剛柔迭施其並行者然也以順施之各得其宜可以無錯謬矣一嚬笑之微下之休戚存焉一好惡之微衆之向背係焉此其細行者然也以順為之可以無過失矣幽遠謂之深其勢則易隔惟順則其情

必通衆多謂之茂其勢則易雜惟順則其分有間連則易以相干惟順則同而異不相及也動則易以相違惟順則異而同不相害也天下之大順至此極矣惟明於順然後上下相得君臣相安可以守危蓋居高則勢易危守危則可安於民上也

吳澄曰危者順之反不順則違逆違逆者危道也

臣按大順之義莫詳於此一家之肥則一家順矣一國之肥則一國順矣天下之肥則天下順矣要

不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各得其道而極其終亦不過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所謂日用飲食之近即聖神功化之極者也故事大積以下正極言順之至而歸之以守危順與危相去不啻莛與楹而聖王以為其間不容髮出乎此即入乎彼故不曰不危而曰守危刻刻履危然後能時時處順也自非然者人主萬幾之衆苑者謬者失於細者窒礙者雜亂者相及相害者不可勝數也危道也

故守危乃大順之根本而醴泉膏露器車馬圖之屬特餘事耳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吳澄曰居民之順因於地時物之順因於天昏姻任使力役之順因於人因天地人以行順道故天地人

之應亦順而天地不生水旱昆蟲之災又不罹凶饑妖孽之疾凶謂疫癘饑謂荒歉草木等怪為妖飛走等怪為孽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孔頴達疏曰此以下明天地為至順之主下瑞應也

四時和甘露降是天不愛其道也地不愛其寶者謂五穀豐醴泉生器車出也人不愛其情者皆盡孝弟及越裳至也

吳澄曰大順之應如此亦無他故而使之然蓋由先聖王能修治其禮而達之於禮之義以教天下之人體實理於心而達之一身之順充而為天下國家之順之故也

臣按禮運之極言瑞應止於此聖王所以順必兼

天地人為說則經所謂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者是也所名之祥亦以德居其至道握其要則三才之理兩間之氣無所弗順非必如緯書所云王者有其德則有其瑞也記禮運者以禮為義之實而以仁為義之本即以為順之體仁孝合一

臣前引先儒之說而論之詳矣然則烝烝至性肅肅悚悚為順之體博愛廣敬為順之用明於順則不敢惡慢不悖德禮故曰然後能守危危與順相

對猶經言以順則逆也經既云通於神明光於四
海無所不通則醴泉膏露器車馬圖之屬特餘事
耳顧無其德而妄命之與偽為之者實難已故曰
此順之實也
禮器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鄭康成註曰倫之言順也
陳澔集說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天地宗廟父子
君臣四者乃自然之序故曰倫也倫不可紊故順次

之

臣按經言天明地察神明彰矣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分之有四合之則一經兩言順天下一言順民一言敎禮順又引詩言四國順之而其所謂以順則逆者則指立敎之人也故一人之順天下之順也記禮器者其知經義乎

郊特牲陰陽和而萬物得

孔頴達疏曰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也若禮樂由於天地天地與之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也

方慤曰樂由陽来禮由陰作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生成相濟其氣乃和和則萬物不失其性矣

臣按此諸侯為賔之禮上文言易以敬也易者和易敬者嚴敬此乃禮樂之實也不敢惡於人故易不敢慢於人故敬易以敬所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者也而陽舒陰慘一闔一闢使萬物各得其所

而天下大順矣記於諸侯為賓之禮而發陰陽和
而萬物得之義者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
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公侯伯子男乎以是而得
萬國之懽心以至於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
作則禮樂之用於賓主之間而其應至於陰陽和
而萬物得自然之理也

樂記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
之謂也

鄭康成註曰至猶達也行也

臣按無怨爭者經所謂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愛親之愛豈不與天地同和乎敬親之敬豈不與天地同節乎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簡易非即經所謂至德要道乎揖讓而天下治非所以順天下乎不怨不爭是之謂大順之徵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鄭康成註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

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

孔頴達疏曰南風詩名是孝子之詩南風長養萬物而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者也此詩今無故鄭註云其辭未聞也夔是舜典樂之官欲天下同行舜道故歌此南風以賞諸侯使海内同孝也鄭言其辭未聞則非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為凱風非矣按聖證論引孔子家語難鄭云昔

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存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按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

臣按舜欲以孝治天下而以南風之長養萬物喻父母之長養已蓋其所託者近而易知欲令衆庶兆民皆習此歌以感發其孝思故以與諸侯而使其國之人皆得而歌之故疏言使海內同孝也海

內同孝大順孰過是乎今世所傳南風之辭必非舜作而衛之凱風蓋七子之自以不得乎親而依倣舜之古調而作歟孟子論凱風之不怨而卒之引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必孟子之時南風未亡因七子之凱風而遂及舜之南風也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鄭康成註曰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

也

臣按慶源輔廣曰倫清言人之倫理清明而無曖昧昏亂也自一人之身而言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自天下之大言之則移風易俗而天下皆寧樂之功效至此極矣葢倫清者親義序別倫類皆清美也耳目聰明則能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血氣和平則能下氣怡色柔聲婉容也敝惡之風自然變易昏亂之俗自然改革矣順之至也故天下皆

寧

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

陳祥道曰天地以順動則四時不忒是天地順利然後四時各當其分也民有德人之和也五穀昌天地之和應之也如此災害不生而無疾疢禍亂不作而無妖祥合是數者無適不當則三才之理豈得不謂之大當乎

臣按此子夏言作禮樂之本必天下大順而後可以作禮樂而禮樂之用又足以致天下之大順聖人豫順以動是以作樂崇德天地順而四時當是天地如之也民有德五穀昌天下和平之象也陳氏亦以疾疢不作配經文災害不生無妖祥配經文禍亂不作此之謂大當此之謂大順之徵也

祭統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

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鄭康成註曰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

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鄭康成註曰畜者謂順於德敎

孔頴達疏曰畜謂畜養謂孝子順於德敎不逆於倫理可以畜養其親故釋孝為畜據援神契庶人之孝

為畜五教不同庶人但取畜養而已不能百事皆順
援神契又云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大夫曰譽士
曰究庶人曰畜分之則五總之曰畜皆是畜養但功
有大小耳
臣按無所不順之謂備經所謂合萬國之懽心以
事其先王也父子之道君臣之義愛敬之交至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
也故分之則五總之曰畜要之順於德教而已

春秋西狩獲麟 哀公十有四年

杜預曰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

胡安國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名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啟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熒惑退舍至於勇

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下名物産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

臣按廬陵李廉曰感麟而作春秋之說杜氏何氏程子謝氏呂氏張氏諸家多同絕筆獲麟之說諸家皆不過以為所感而起因以為終而何氏獨以為春秋之成文致太平托言太平而瑞應至故就

以麟終焉此其異也文成致祥之説本於范氏而胡氏因之其意直以為孔子自衛反魯即修春秋經成道備嘉瑞應焉而以天道終之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盖祖於何休之遺也感麟而作書成致麟二義皆通雖朱子亦不敢指定然麟之為孔子而出則其理亦有然者也為孔子而出而孔子者天下萬世之孔子也獲麟者天下萬世之嘉瑞而非魯公十四年之嘉瑞也天下萬世之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順之徵而非敬王哀公之大順之徵也麟為夫子而出特記於春秋耳不必定為春秋一書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亦可謂孝經為致麟之一節也緯書乃云孔子以此二經告備於天則是欲神其說而反誣聖人矣

論語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来動之斯和其生也榮莫不尊親其死也哀如喪考妣

黄榦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撫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敎化之施斯立斯行斯来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

臣按博愛廣敬孝治之全體大用也夫以愛親之心立之綏之則斯立斯来矣以敬親之心道之動之則斯行斯和矣非至德孰能順民如是乎夫子於經屢述昔之明聖惜未得於身親見之也四者

蓋大順之治故子貢稱之以擬夫子

中庸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臣按朱子釋禮運體信以達順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無所不通正用經語此節集註亦用順字蓋朱子亦以天地位萬物育為順之實也西山真氏有言如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之董仲

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皆是此理中庸十五章曰父母其順矣乎二十章言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盡人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順之至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臣按此夫子讀常棣之詩而贊之如此詩已入兄弟之道一條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和於妻子宜於兄弟而父

母或不順者未之有也由毛鄭之解詩則於順天下之義有可通矣毛傳九族會曰和鄭箋王與族人燕於堂上則后與宗婦燕於房中王之族人徵王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琴瑟相應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内和妻子又和好忻樂之至族人和則得保其家中之大小毛鄭云爾者蓋以為燕兄弟而賦其實也若以成王周公言之則夫子所謂父母順者其文武姒

姜在天之靈乎要自妃匹之際而至於宗婦內宗同宗之內女嫁於卿大夫自共父同懷之戚推而廣之同姓宗族衆而萬邦遠而四海胥被和親之化猶然關雎麟趾之徳意矣當此之時太平刑措媲美唐虞誠哉大順之世而夫子以為始可謂之父母順也已故順逆之徵不在天下而在家庭也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臣按䟽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胤云

如國本有雀今有朱雀来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来是祥也許謙曰禎者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者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語之諸經祥字亦有兼善不善者亦有專屬凶咎者此禎祥對妖孽言猶易言吉事有祥書言作善降之百祥也至誠之道始於順親中於順民終於順天地萬物故禎祥可必也禎祥者大順之徵也

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人類也莫不尊親尊之為君親之如父母

臣按此亦大順之實也尊親者愛敬之應凡有血氣者皆資始於父受形於母亦皆資始受形於乾父坤母故極於所至所通覆載照隊而愛敬之道無所不通也

詩商頌烈祖之篇曰奏進也假同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莝斫刀也鉞斧也莝音剉

詩周頌烈文之篇曰不顯惟德百辟諸侯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朱熹集註曰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臣按賞勸怒威乃聖人之政敎孝治天下者所不廢也烈祖詩所云幾於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淵微之至德非孝德乎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故烈文詩言篤恭而天下平也二詩皆為得萬國之歡心

以事其先王四海之内各以其職来祭而作商周盛王之孝其大順之徵見於頌者可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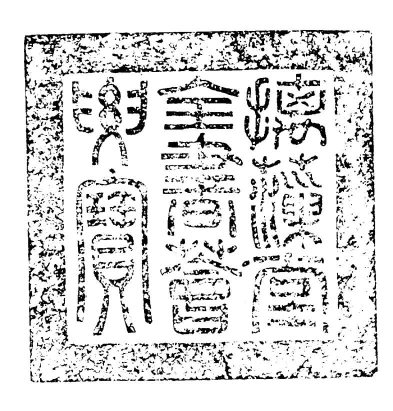
臣又按是經之作夫子為修道立敎以降德於衆庶兆民者究其極尋其源非匹庶閨門抑搔痾癢循飾盥漱之事故其功效之逺感應之神亦非幽通竹笥寘致江魚之細微者也盖宇宙順逆之機緘生民理亂之根柢係之矣以人心之一順一逆而分世道之一理一亂其為黙運而潛移之非有

他術亦曰孝而已矣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五等之人未之或殊故博愛廣敬順天下之事爲也盡愛盡敬順天下之主宰也和睦無怨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順天下之氣象也諸侯賓服卿大夫師濟交讓士愼修職業庶人耕鑿飲食順之質也隆禮盛樂郊壇明堂降神格祇鬼享時思純嘏介休洊臻疊告順之文也夫子追維昔者稱述聖明爲經發端蓋亦有志未逮之辭乎虞夏之交成康之際大

順之時矣祇載允若永世嗣服之孝醞釀委積而成焉者也曠古以來於斯為盛若後世史書所載禎祥之記葢未足深信惟六經之言無可疑者臣是以錄大順之徵而止于經也

以上大順之徵

御定孝經衍義卷一百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李帶雙

